

书经稗疏



書經稗疏卷三

船山遺書六

衡陽王夫之撰

商書湯誥

商亳亳自契至湯號商而八遷都亳其名實淆亂傳註
不能有畫一之說乃所謂商者有二一曰商今陝西之商
州舜封契之地也故詩曰帝立子生商而鄭康成云商在
太華之陽是已一曰商邱則今爲縣隸歸德府堯遷闕伯
於此至武王克殷乃以其地封微子故鄭氏詩譜云武王
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
而子產所言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猶言唐人是因故參

爲晉星商宋也唐晉也此皆自周室分封而言非謂殷周以前也其曰以服事夏商者則專言唐而不言商且謂服夏商先代之祀事非云在夏而有此侯服也杜預泥於文句因有湯先相土封商邱之說史記亦惑焉不知商在微子以前實未嘗一日立國於歸德之商邱蓋商維之商去歸睢遠殆千里而詩稱相土烈烈亦止頌其人爲王官出長侯伯未嘗如公劉高父有遷國之事此以徵相土無自商徙商邱之實矣按竹書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於商邱緣太康失河北仲康居斟鄩使世子處於商邱漸西以圖夏邑乃出立於文相近遂訛出爲土而云相土封商邱不

知商之爲商自契已然何待相土而始受封耶竹書攢訂
失實又惑於帝相十五年立商侯相遷於商邱之文夫商
邱旣爲帝相之都矣則相土又安得據天子之都而遷之
或卽鄭氏所謂入爲王官者當帝相之世相土蓋嘗官於
商邱而其國則固在太華之陽也八遷之地旣不可考以
地勢度之則亦西起武關東盡成臯北訖偃師南極盧氏
要爲雒表之國不能東北遠至睢歸也若所謂亳者固有
三亳北亳考城也南亳亳州也西亳偃師也春秋會楚子
於薄南亳也知然者以在孟與鹿上之南也考城直亳州
之北故曰北亳若湯所都則西亳也故椒舉曰湯有景亳

之命李善文選註云景山在緱氏縣西南七里杜預亦云
鞏縣西南有湯亭湯之居偃師也無疑而或以爲湯都在
濟陰之毫縣今曹州去考城爲近則是以北毫爲湯都又
漢書註以景毫在蒙縣杜預亦云薄縣有湯冢抑以南毫
爲湯都其誤均矣詩云景員維河夏商之世黃河北出不
合於濟蒙縣安得有維河之景毫哉皇覽云偃師有湯亭
湯廟而伊尹自夏歸商會女鳩女方於北門使湯居南北
二毫則伊尹之歸當自西而不自北矣湯之征也嘗伐有
維滅過矣溫直偃師之北有維直偃師之南蓋遠交近攻
必然之勢特孟子有毫與葛鄰之說而後人誤以寧陵爲

不祀之葛因疑考城寧陵之相接壤不知寧陵之葛乃春秋同邾牟觀魯之葛人周之葛而非夏之葛也然則與亳爲鄰之葛蓋亦溫與有雒之儔與以實求之契封於商州八遷而湯居偃師迨後仲丁遷囂囂敖也河陰之敖倉也皆在河南河亶甲渡河以北而居相相彰德也祖乙遷耿耿河津之耿鄉也祖辛遷庇庇邾也汲縣之邾城也皆在河北南康渡河以南而遷奄奄曲阜也當殷之世黃河循禹故道自大伾北流則曲阜固在河南而或自東平南決則奄亦被水害故盤庚復渡河以北而遷殷殷淇縣也河在大伾以西合濟東流則亦與今河大同而淇殷固在河

北故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南涉而北非北涉而南也自
盤庚以後至於紂而未嘗復遷於河南至殷之亡宋始受
封於商邱此自契至紂商邑所都之大畧總未嘗一日立
國於南北二亳北亳固帝嚳之都而非湯都南亳於商周
之際則淮夷之壤也北亳自帝嚳以後爲鬲伯之封至周
而後爲微子所有南亳至春秋爲吳楚之爭地一曰城父
西亳則在周爲王畿井然自有其不易昧於三亳之分以
亂二商之辨又以周之葛爲夏之葛不刑之葛疑卽長葛或繡葛或鄭地相
沿積譌豈有艾哉

祠於先王祇見厥祖 孔氏以太甲元年湯崩逾月太甲
卽位奠殯而告爲祠居位主喪爲見祖其失也蔡氏辨之
詳矣而朱子徒守皇極經世之所紀以爲無外丙仲壬嗣
立之事故於孟子註雜用程徽菴之說以證太甲之祠湯
而非嗣仲壬今按程氏之說其謬實甚商道親親故立弟
檀弓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春秋宋公之舍子立弟亦
不一而足則外丙仲壬雖幼而殷禮不可亂猶成王幼冲
而周道尊尊必不可舍子而立弟也皇極經世用虞卨不
驗之歷隨意伸縮以就堯元年之爲甲辰自不如竹書以
丙子定堯元年之合於曆征國語竹書所紀外丙元年乙

亥仲壬元年丁丑太甲元年辛巳合於日月五星之歷數
昭然可據而湯壽百歲亦無既崩而有二歲四歲之子蓋
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王竭故古者六十而閉房後世雖
有耆艾生子之事要君子之養性凝命者自其不爾而謂
武王九十而生成王者亦小戴微夢之駁說實則武王未
必有九十三齡之事也蔡氏廢邵朱而從岐卿其於理台
矣且在禮三年喪畢祔於廟而後父稱考大父稱祖故喪
禮卜葬命龜之詞稱父某甫虞祔皆稱爾稱父稱爾而不
稱考爲不忍亡之之詞則亦知大父方歿嫡孫爲喪主亦
當稱大父而不得稱祖矣此曰祇見厥祖知在成湯祔廟

之後三年喪畢之餘矣三年之喪不祭者蓋推父爲嫡子服三年之義以體祖考之心仁慈其子孫之死亦不忍聞樂而食旨所謂事亡如事存也陳大猷云不以凶服人宗廟蓋亦未達禮意今此仲王之喪未及小祥而祠於先王者則以仲王非嫡長於湯之恩爲殺而殷道親親兄終弟及旣爲常典則與周之嫡長嗣絕其弟與從子以小宗繼大宗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義不同而禮亦別故太甲雖繼仲王以爲君實不嗣仲王而爲後故居憂之制雖從其隆而不廢吉祭亦自別有其義不得引周禮以證商制也若太甲果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服服仲王則不特親祭不

可而尹之攝行亦未爲得矣經文曰祠於先王奉太甲祇見厥祖同繫於乙丑之日則因祭而奉甲以見亦太甲之主祭而攝云乎哉

伊尹 舊說伊尹名摯不知所出蔡氏云伊姓尹字則尤不典尹之言於太甲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豈人臣而以其字稱於君前乎生而字死而諡自是周禮商以前無之然一人而或有異名若呂尙之爲太公望皐陶之或爲庭堅是也則曰摯曰尹要皆名耳屈大夫名平而抑曰名予以正則亦此類也要不可以後人一定之名字爲古人分限

造攻自鳴條、孔氏曰始攻桀伐無道我始修德於亳朱子用之以註孟子而蔡氏乃云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夫上云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則已言湯而不言桀矣假手於湯故湯伸天誅而往攻造往也自當音七到反自子也往攻于鳴條天假之手也若朕哉自亳則以起下文惟我商王而別爲一意言我之始受天命於亳則惟湯之昭聖武而懷兆民也孟子偶斷章取義孔蔡遂聯爲一節則文義隔塞不諧且上已云子孫弗率不當復及於桀之造釁也若孫莘老所云造爲攻伐自放鳴條則尤不通鳴條在安邑夏之都也使桀終老鳴條固已保其國

都矣而何云放哉

太甲上

桐宮密邇先王之墓而遠於亳今偃師縣有湯陵蓋非也使湯墓在偃師則太甲未嘗一日去亳但可云自野歸庭不得言歸亳矣成湯之墓實在山西滎河縣元癸未歲淪於河今祀湯陵猶於此而不於偃師湯所以遠葬於彼者以湯既克夏夏之王畿不以分封而仍爲商千里之邦畿伊尹葬湯於彼亦以鎮撫夏民卽周公營雒之意故後祖乙因之以遷耿而太甲所徂之桐則在今聞喜縣與滎河接壤傳註未爲之考固失之疎而杜預以南亳有湯

家尤爲差忒

盤庚

遷於殷 殷在盤庚以前稱商而不稱殷殷者盤庚以所
遷之邑爲號也殷墟之在淇縣見於經史者班班可攷雖
以姚鼐老羌亦知朝歌之爲殷而朱子曰殷者亳之別名
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師何其疎而不察耶殷之爲字本或
作鄣音於機反古者因依聲近轉借爲殷其地之在河北
沫水之濱羅長源考之已確朱蔡不審涉河以民遷之文
誤以涉河而北爲涉河而南蓋惑於書序祖乙圮於耿連
屬盤庚五遷之上乃不知有祖辛遷庇南庚遷奄之事而

盤庚所云我王來者謂南庚來奄而非謂祖乙來耿也大
河在商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盤庚遷亳無事涉河
矣序云盤庚五遷倘無奄庇三都不足五遷之數孔氏以
湯居亳我往居亳當五遷之二則湯固居亳不得云遷而
盤庚誓眾之日尙未遷之於新邑亦不得云於今五邦緣
祖辛南庚雖遷而無誥眾之書故書序略而不紀孔氏泥
於序而屈經五邦之明文以從之其亦陋矣蔡氏亦疑盤
庚之前當有五遷而以史記祖乙遷邢當之乃其以湯所
舊居之亳爲一遷則弊與孔同若書序謂之亳殷者或亦
承譌而自盤庚遷殷之後旣未嘗有再遷沫都之事直至

於紂終始稱殷則紂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卽盤庚所遷之
殷可知已且經之稱述先王以警臣民者不一而足使返
居湯之故都則當昌言此爲興王之地烈祖締造之艱難
宜在先復以爲飭正浮言之大義何乃幽質鬼神而不一
述舊德先疇也哉況湯居亳而號商盤庚反亳而踐湯之
蹟固不宜革故號以作民疑惟殷本爲鄆而地在洮邑故
可就新邑以立新名而示更始則殷在河南之說其誤明
矣

說命上

說築傅巖之野 孔傳謂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

靡築護之說代胥靡築以供食按自周以前無有刑人築
作之法舜典所謂流宥五刑金作贖刑者流止於徒贖止
於金迨周穆王而未有改也周禮之被刑者亦但使守而
不使作以刑人充作役則漢城旦鬼薪之律耳且當高宗
之世商法未亂信令刑人操築亦不當使得僱人代作且
說旣賢者縱令乏食自可就傭民間何至辱身毀體代罪
人以求食乎是知孔說之妄也但孟子固云傳說舉於版
築之間而蔡氏以築爲卜築則似過爲說護困乏之短而
失其實矣築非居也今人言卜築者亦謂作室之始非言
固居之也趙岐曰傳說築傳巖亦謂親操畚築所以孟子